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四至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三

諫季武子勒功

左傳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滅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

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諫武子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公薨於楚宮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

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諫魏獻子納賂

國語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

曰閻明叔褒在名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
焉曰人有言曰惟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
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
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
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
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諫孟嘗君逐舍人

齊魯連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

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驎不如狐狸
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
而操鈇鉞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
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
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
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諫平原君攻燕

趙馮忌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乘趙之敝此

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
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四

請用冀缺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請歸衛田

左傳文公七年

晉伐衛疆戚田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地今既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
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
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
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請立趙孤

左傳成公八年

晉趙姬為趙嬰之亡故諧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
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後為
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辟主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請和戎

左傳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
和諸戎晉侯曰戎狄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
羅伯因熊髡虜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奔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

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請辭金石之樂

左傳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請免叔向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而豫董叔
卯師申書羊舌虎叔羸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
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
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屨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子為讒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請復椒舉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
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尤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
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秣馬奪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采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

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
竈成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
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請師伐宋

國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於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整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宗

請長安君為質 趙觸龔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龔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

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
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
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
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居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

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
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子儀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
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
乎

文華辭譜

文章辨體彙編

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五

論受鄭子華

左傳僖公七年

秋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
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母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
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
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

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論用人於社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論出莒僕

左傳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滅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鼓禱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竒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諾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禱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
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
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堯從無違教也曰
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論伐狄

左傳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

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
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
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
殺之

論三殆

左傳昭公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

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
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
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論辱晉

左傳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其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

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
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
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耻人朝聘有珪享頌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
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
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
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名寇讎備之若何
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縻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
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
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
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論石言

左傳昭公八年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恫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古是出唯躬是瘁咎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論城陳蔡不羹

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

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
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
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
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
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論與吳

左傳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
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
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
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論傅太子 國語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讎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讎也蘧蔣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瞽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

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於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蘇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王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蘧蒢蒙瓌侏儒扶盧矇矇修聾

訖贖司火僮昏嚚瘖焦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喬土夫
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
大

論傅太子 國語

莊王使士亶傅太子蒧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
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
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
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

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
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
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
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教
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
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
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

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敦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

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論章華之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

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
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
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
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
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
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
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
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

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
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
財用則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
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
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
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
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

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諷齊王納諫

齊鄒忌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

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
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
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
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
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今初
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內時時而間進暮年之

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
戰勝於朝廷

論好士王斗

先生王斗造門而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奉先君之宗
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
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
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

愚陋守齊國唯恐夫_也夫_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
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
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騮耳王
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
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

治

論幸臣亡國

楚莊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拚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

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
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
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
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
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
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墮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
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啣鱖鯉仰齧
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
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
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

是以南游乎高陂北臨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
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靈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
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
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
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

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論講秦得失 趙虞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姑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
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
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
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
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

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

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篩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

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
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
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
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
去

論建信君

魏公子牟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

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駮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軀也

論建信君

趙闕名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

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

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論取成臯

韓段規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池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
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
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

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論事君不諭左右

周蘇代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
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
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
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
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

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

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
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
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
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
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
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

孫不得而乃以與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
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辜於
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
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
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
來於是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
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

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
是且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
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
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
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
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
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六

戒子反慎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諾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論詰盜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之而去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論尹何為邑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之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
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
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吾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慎

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戒趙文子

左傳昭公元年

會於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

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子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穠是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
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論費無極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
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
讟至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

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馮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

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馱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諂言乃止

賀韓宣子憂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

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
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
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家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
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
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
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
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

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論壘培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學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
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
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曲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
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
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
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
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

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賀趙簡子

國語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曰
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
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
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論智氏之室

國語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
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還自衛三
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
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繇我不為難誰敢與
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藥
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蝮蛇蠱蠱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於師遂滅知氏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蓋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

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
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
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
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
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
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規申公國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

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
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
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
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
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
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

失書驟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敵聖武公子實不敵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鹽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七

論晉君臣 國語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
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
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復書

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予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之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廢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廢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

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
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
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
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
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民工商各守其業
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
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聲

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
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
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
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
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
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
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
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

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論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
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
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執膳宰不致
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
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
微曰收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
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

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畷有寓望數有圃草園
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
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賈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
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

宰致餐廩人獻餽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
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泣事上卿監之若王
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
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
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
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脣續之常棄
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
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率其德也猶恐隕越
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
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
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論闞伯比

左傳桓公十三年

附論楚子

楚屈瑕伐羅闞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
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教以刑也莫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教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馭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教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
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
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
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
濟漢而後發喪

論兵

左傳莊公十年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
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
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
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論衛出君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
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帥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
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商旅
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孟春正月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論威儀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
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
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惠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論晉侯之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
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惱淫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
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

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
則生內熱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
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
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而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

禦焉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丈皿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論魯侯不知禮

左傳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論梁丘據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遑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
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醢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
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
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禮可為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
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凡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
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論晉君臣 國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
其語犯卻犇見其語透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
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恐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惠矣視遠日絕

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
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
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
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
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
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
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

之國德而隣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論重黎國語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

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
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
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
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
時之生犧牲之物玉泉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
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
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灾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

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論伐蜀

秦司馬錯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

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
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
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
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
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
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

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
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
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
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
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
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
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
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
富厚輕諸侯

論憂社稷之臣

楚莫敖子華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

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
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
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
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王曰大夫此言將何為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
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

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西軍之間夫卒交莫救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
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芴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
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
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
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
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
誰也芴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執糒冒勃蘇吳

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
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
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蒲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
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
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

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

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謀不與齊東地

慎子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

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主身出
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
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
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
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

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
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
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
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徃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
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
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
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

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徹
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主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
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
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
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論講秦

趙虞卿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
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軍
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
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
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

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納鄭朱矣
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
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
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
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論相

魏李克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充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充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充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充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充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

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
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
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
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特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
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所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
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

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
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
為弟子

論留楚太子

周蘇秦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
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即中立王然則
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即中立

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
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
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
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
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
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
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
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

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

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
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
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
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
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
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

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削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出故曰可以使太子亟去也蘇子使人謂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

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

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八